晉察冀日報
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（星期三）
民國廿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創刊｜第一四七一期｜定價：報紙每份零售八角 漿紙每份零售五角

雲彪童子軍圍困堡壘 迷惑敵人截敵書信

雲彪訊：五月三日高昌敵人，因怕我游擊小隊的打擊，所以就派一個十五歲的小孩僞裝拾糞的，到山陽莊送信催糧，並給峪山鬼子取聯系，至中途，被×村的童子軍發覺，當即用泥捏的小手槍朝着那個小孩：「幹什麼的！帶的什麼，搜搜！」十五歲的小孩幾乎嚇的哭出來，把信件全拿出來，向童子軍講了實話，他們便把他放回去了。五月一日，×村幼童軍十餘人拿「高粱稭」當「三八式」，拿「泥槍」當「駁殼槍」，到碉台跟前，伏在鹿柴旁就嚷起來：「你們爲什麼燒我們的房子？爲什麼搶我們的糧食？非殺死你們不行。」僞警備隊全在碉台上吆喝，也不敢下來。四月二十八日×村童子軍用泥捏了幾個「西瓜地雷」，用小刀刻成深紋，又用黑墨染成黑色，埋在汽車路上，使唐縣到高昌碉樓敵僞二十餘人，驚慌失措，一面走，一面吆喝着：「地雷的大大的有」！（錢毅清、趙福順）

冀中我軍連告大捷 一舉攻克肅寧縣城 肅寧全境幾無敵踪

軍區二十日戰報：（一）爲配合正面作戰，冀中我軍繼光復任邱城後，於五月十三日，又向保定東南約百里之肅寧城襲擊，我首先以突然果敢動作，將城內五座堡壘奪取後，即將該縣城克復。計俘僞軍百餘，繳獲砲一門，長短槍百餘支，其他軍用品甚多，詳數正清查中。

一九四二年五一反「掃蕩」冀中地區變質後，肅寧全境點碉林立，敵僞極爲瘋狂，但經我軍民與敵英勇鬥爭，至今年四月底，全縣點碉在我攻克與逼退下，只剩下縣城、良村、玉皇廟三處。此次我軍光復肅寧城，已使該縣全境幾無敵踪，群衆莫不歡騰萬分。

饒陽敵僞出援 大部遭我殲滅

（二）五月三日，保定東南百二十里之饒陽城，出敵僞百五十餘，到城北二十里之大尹村搶掠，我駐該村以北數里一帶之部隊聞訊後，即分路向敵急襲。一部秘密搭近尹村以西里許之大小宮殿，劉名佛一帶，向敵攻擊，一部由正北經索樓莊向敵進襲，一部，即秘密匿蔽尹村東南之高村，準備截擊逃竄之敵。十二時我攻擊部隊與敵接觸後，即將敵壓於村東之大溝內，（原該村有堡壘時，敵所挖之大溝），敵與我對戰頑抗，在我三次冲鋒未果後，我再組織嚴密火力壓制，復發起冲鋒，與敵肉搏；終將敵大部殲滅，殘敵向南逃竄，復遭我高村部隊之截擊，又殲其一部，殘敵四散逃回。此次戰鬥共計斃傷敵僞軍三十餘，俘日軍五名及僞軍副聯隊長以下六十餘名，繳獲輕機槍兩挺，擲彈筒兩個，步馬槍七十八支，手槍四支，子彈五百餘發，望遠鏡二架，我傷十六名，消耗子彈二千餘發，擲筒彈四十八發，槍榴彈四十一發。

文安敵僞撤退 我軍伏擊獲勝

（三）五月八日，天津西百二十里之文安城敵人，企圖向大城撤退，我十分區主力與游擊隊各一部，秘伏於文安南十餘里之林近、王各莊一帶，準備打擊撤退之敵。當日八時，敵軍四十，僞軍六十，帶大車六十餘輛，由文安南撤，行至王各莊，遭我伏擊，當即展開激戰，敵僞軍企圖頑抗，在我旺盛火力壓制與冲鋒肉搏之下，半小時後，將敵擊潰，計斃敵軍二十一名，（內小隊長二名，憲兵隊長一名）俘僞軍三十二名，獲擲彈筒一個，長短槍二十餘支，子彈千餘發，電話機一部，其他用品甚多，我僅亡一名。

于莊鐵路工人 歸反祖國懷抱

（四）由於敵寇對僞軍及鐵路工人的殘殺壓迫，五月十二日，保定南平漢路上之大寨堡壘僞軍十二名，攜槍八支，子彈三百發，在小隊長率領下，向我×游擊隊投誠。五月十五日保定南二十餘里平漢路上之于莊鐵路工人十三名，在工頭丁萬成率領下，攜帶話機一部，工具一部，向我×游擊隊投誠。

敵佔區的紙荒

蠶若

敵佔區的紙張，發生從來沒有過的大恐慌，平津兩市所有漢奸報，（如新民報、庸報、實報等）都一律停辦，只改出一種「華北新報」了。紙價一天比一天的高漲，廢紙的價錢也就貴起來了，北平市內從前隨風飄舞的廢紙，現在已很少看見，「時勢造英雄」，廢紙收買業者，卻一個個成了大腹便便的大商人，穿上了西服革履，據僞中華社電訊說：「沒有百八十萬的資本，休想做收買廢紙的生意」。然而到了現在，廢紙的來源，也已感到缺乏，因爲紙價一貴，大家用紙就不得不致慮，故能不用就不用，廢紙來源一枯澀，紙價就愈高漲。廢紙收集的範圍現在已由市內擴大到近郊，由近郊擴大到外縣，由外縣擴大到鄉村；廢紙收集的種類，也由廢報而廢單據、而廢簿、而廢書，一直到敵僞新出的書籍。敵僞印了一些書報發下去，敵佔區人民對那些書報本無絲毫興趣，而紙價又高，賣給廢紙收買業者，還可以撈回一些本錢，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有趣滑稽的循環：敵僞書報—造紙原料—紙張—敵僞書報—造紙原料。

「華北新報」的記者慨嘆的說：「由廢紙原料而造成新紙，這是合乎生產原理的一種節約運動，但是以好紙印成了有字的書報，改爲造紙的原料，變成新紙，這是怎樣不合理的舉動，不僅是物資的消耗，並且亦可以說是文化的自殺」。

北平和華北各地的這種風氣，據說是從上海和華中一帶傳來的。華中一帶敵佔區重要都市的書籍，早就一天比一天稀少起來，據僞報記者的報導說：「書店門前，都樹立起冲天招牌，上面堂堂皇皇的寫着收買舊小說，每斤三十元，同時書店裡亦都預備下一桿秤，不僅論斤收買，亦正論斤出售」上海的紙價比任何地方都高，平津及華北的廢紙，正在大量向那裡流，以圖重利。因此北平的書店，出售書籍作造紙原料的風氣，雖說是從華中來的，但現在已經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」了。北平琉璃廠，本是書店林立的地方，那裡收藏着許多珍貴版本的古書，現在這些書店老闆，也做起論斤售書的買賣來了。據僞報記者報導說：「某某兩三大書店，每家均售出大批書籍，一次總在二三萬斤，這樣子，書業公會雖然一而再、再而三的通告同業，請他們對於論斤售書加以攷慮，結果呢？自然是等於一紙空文。」這些古書就這樣在物資缺乏、經濟恐慌的敵佔區，淪爲一堆廢紙，在被大批南運中，並且參加這種投機的，還有好多大漢奸，和日本商人。中國文化上有價值的典籍，並不多快被敵僞摧毀淨盡了！

敵國造紙工業，本很發達，中國敵佔區爲什麼還這樣缺紙呢？原因是不難找到的：第一，敵寇爲了準備應付英美的反攻，幾乎把輕工業大部都停止了，一切服從軍需工業，輸華的紙張自然少了。第二，敵寇運輸能力及運輸條件急劇下降，運兵、運軍需物資，還運不過來，那裡顧得運紙。敵寇在摧殘着中國的歷史典籍，同時也正在進行着「文化自殺」，他知道自己出版的用作吹牛欺騙的書報，中國人民連瞧都不瞧，不如一印出來就送給廢紙收買所當造紙原料。

五台某區設立交通站 節省民力五倍

五台訊：某區游擊根據地，因爲戰爭頻繁，抗戰勤務很重，區公所注意到嚴重的浪費現象，個別路口上的村子，每天有出二十幾個差的，在今年大生產運動開始時，經區公所研究，這問題初步解決了。現在全區設立×個交通站，每天有值差的，早晚出發兩次，隨着文件都有發文簿，也不怕遺失，還能及時送到，這辦法實行以後，民力使用已減縮下五倍。（泊生）

陳學曾領導下的 東吒口生產近況

完縣訊：自邊委會通令嘉獎陳學曾後，東吒口村幹部和群衆也都加了勁，生產情緒更高，突擊播種時男女一齊下地，沒有閑人，有幾個幹部組織家庭生產也有了成績，像張芬同志家裡就具體分了工，十天召開家庭會議計劃檢查一次，張芬同志身體弱，除抗日工作外，種園子，供家裡吃菜，還打算賣一千元，老婆磨麵，每天可賺五十元，解決全家的生活三分之二，十六歲的兒子，和他三女跟外人撥工種地，這樣一來，全家幹活有了勁，改造了他的懶老婆，全家也和氣了，張芬同志還訂着交通站長，他計劃陰曆七月就不再領公家的小米了。縣生產委員會，決定自五月十日、到十六日，爲復耕、散糞突擊週後，三區生委會召開村生委會幹部聯席會佈置這一工作，東吒口村幹部首先向全區挑戰，保証做到：一、突擊週中復耕百分之九十，並且每戶種玉米一畝。二、街裡家裡沒有一個閑人，男女老少，只要能參加生產的，全幹活。三、復耕中保證抗屬地，完全復耕，並且先耕。四、幹部組織包工隊，給赤貧孤兒寡婦包工，現在不要工錢，那時有錢那時給，他們這個保証，使各村都捲入了挑戰競賽的浪潮中。東吒口的大生產雖然很好，但還有一個大缺點，就是合作社工作薄弱，過去賬目不淸，不爲群衆擁護，現在還未淸理好，領導東吒口大生產的陳學曾同志，就在這個村幹部會上發言了：「東吒口大生產是我負責的，爲了扶植那村的合作社，把我自己生產所得的二百元，在村社入上股。」東吒口的村幹部和群衆對他們的「老陳」（大人小孩都稱他老陳），更加愛戴了，有決心把他們的合作社搞好。（孟繼聲）

行唐百餘村莊 植樹廿一萬棵

行唐訊：植樹造林，在今年大生產運動裡，群衆看的更重要，淸明節前後造成了運動。三區安太莊，全村男女老少齊動員，三天工夫在沙河西岸栽了四萬一千棵楊柳樹，四區豆家莊四天中在都河堤內造林三萬株，七區補修邊河六堤，用工八千，七天完成了興修工程，寨里鄭家莊燕頭等六村修護風嶺十一道，護地在十五畝以上，並押栽護堤護嶺林一萬七千餘株，根據植樹節後一個尚不完整的統計，有一〇四個村莊植樹達到二十一萬四千株。這些樹保証都活了，群衆的興趣和信心都是很高的。（姚、余萍）

參加生產才能婚姻自主 孟平李改枝就是例子

孟平訊：大西滯的老鄉都說李改枝是個好娃娃，今年十六歲，兩歲時家裡因爲生活困難，使了六塊白洋，把她許配到靈壽縣北社村，最近婆家給她來信，要她去結婚。李改枝乾脆的說：「我是父母主婚的，婆家是敵佔區，我年齡又不够，不去，我不去。」父母又同他說：「你如果不去敵佔區，你爸娘再從根據地給你找個婆家，咱家恐怕養活不了你，還是把你童養出去好。」「哼！我雖是個女的，年紀又小，可是我體壯有勁，能自己養活自已，除了和爸娘種地外，還可揹柴賣，給人家作短工，一可在家侍奉父母，二可自己養活自已」。尖銳的口音表現了她勞動上充分的信心和毅力。今年正月以來，她開始揹柴賣，每天兩捆，每捆不下八十斤。她在周二突擊旬中，揹柴一千七百斤，得了四百二十元。現在正積極給人家作短工，齊齋過個年哩的姑娘老鄉們都說：女人一樣可以生產！（瑞林、仁成）

三專區生產模範葛存 領導全村爭取「耕一餘一」

全村親密團結好像一家人 男女老幼大夥都參加生產

龍電訊：葛存住在龍華拒馬河畔，四十一歲，家裡有老婆和兩個閨女，一個十八歲，一個十二歲，連當地算在裡邊，共有旱地五畝半，水地四畝，稻地四畝半，開荒地八分，打的糧食夠供全年吃、喝、穿、用，現在養着牛兩頭，驢一頭，大猪一口，雞四隻，入村合作社股金一百三十五元，門羊有股金一千三百元。

民國十七年前，他家只有二十畝山坡地，每年能打糧食十二石，全家十六口人，孩子們佔一半，（每年需糧二十石）所以只能供上八個月的吃喝，他借過龍王閥那德茂現洋八十元，六個月，連本帶利就去了五畝地，在這種殘酷高利的剝削下，二十畝地就陸續的去光了，正是他二十五歲的時候，因為沒法生活，他們哥兒三個分了家，他是老三，分了三間破房，別無長物，後來租了五畝坡地，每年最多能打三石糧食，但租子要納一石五斗，這樣勝混了兩年，地主又把地出賣了，於是他只有刨樹根賣柴火來糊口。以後在岳父家的山坡上刨了四畝地，不要租，但在忙時要給參忙。事變後，共產黨實行了減租減息政策，他才慢慢的翻過身來。二十八年，租了于雲成河邊被冲地四畝，當時只能種些大蔴子，經整理，才能種玉米和穀子，後又修成水地。三十二年春，全家動手開了四畝河邊稀地，又組織了十二個人，開了六畝灘地，全家生活不用發愁了。

因為他深刻體驗了封建黑暗給予勞動人民的災難和貧困，所以他決心要給勞動人民謀打算，二十八年大水災後，大家正愁着沒法活，他就組織了三十二個人的開荒隊，忙着給人解決困難，雖然自己吃着楊葉，但幹的還是挺歡（九個工創一畝，共開了二十三畝），幫助大家熬過了困難。去春挖大渠時，有的說：「把地挖成了渠，地就少了，咱不挖。」有的說：「收兩季作物，還得拿兩季的統累稅哩！」他用盡各種方法來詳細解釋說服他們，並且自己首先動手做了榜樣，這樣推動了群眾，完成了挖渠的工程。夏天他又組織全村男子打蒿，壓成綠肥，在二十天內，就使得今年全村七百十畝地，每畝能上糞六十馱。秋季反「掃蕩」中，他組織了全村男女勞動力，實行集體搶收、搶耕、堅壁，因此秋收工作完成的最早，全村七百十畝地沒來得及耕的只有二十畝了，公糧私糧沒遭受到一粒損失。下大雪了，他又組織了十三個人，到山莊上長期打柴，去冬和今春共打了二十九萬斤。他為了組織全村婦女紡織，首先叫他兩個閨女學會紡織，在他們推動下，已有十五個婦女參加了紡織。

上級提出大生產運動和「組織起來」的號召後，他馬上組織了撥工隊，有八個撥工組，他自己担任了隊長，挖渠開始了，他們和宋各莊挑了戰，全村青壯年都組織起來挖渠，婦女兒童老頭送糞，到四月二號就送了三萬一千五百馱，挖渠挑戰原定十天內完成，結果在三天內，二里堤，五尺寬，三尺深的水渠就完成了（共用工二百零五個，省工八十個）。接着又幫助他村濬疏舊渠（用工二百六十個，省工一百十個），同時因實行撥工結果，三四天內，就耕完了貧苦無力耕種戶的地九十五畝，省工三分之一，在耕地中他自己出了十三個驢工，十二個牛工，幫助抗屬和貧苦無勞動力的送糞耕地（不還工）。正因爲這樣，葛存和他的撥工隊在村中建立起了高度的威信，成爲各級生產勞動的中心。撥工隊團結的非常親密，一個組員說：「自撥工以來，我們全村的人都好像親弟兄，把過去私仇都忘了。」假若有人勞動上不起勁，估計他以後可能落伍，到勞動上撥工隊給小組記工時（按組記肥），大家就異口同聲說：「給某某上七個吧！」這樣某某算是欠了其他六人的工，使他不得不加油使勁，堅持的幹下去。在這種啟發誘導的方式下，消滅了懶漢，連一貫不顧公家的老財們，也不得不積極起來，到處拾糞了。他們集體勞動休息時，就進行識字上課，有時每組也互相歡迎唱歌，唱小戲，說笑話，使大家忘掉了疲勞，真正體會了集體勞動的愉快。正因爲撥工隊「組織起來」的巨大作用，空前的提高了勞動生產效率，三個人頂四個人甚至二個人頂三個人，二個牲口頂三個牲口。大量的種植了兩季作物，挖了三個新渠，準備了大量的肥料，他們還準備開幾十畝荒地，在這些有利條件下，他看準了時機，提出了「耕一餘一」的口號，現在全村各戶都沸騰醞釀着「耕一餘一」的計劃，誰都忙迫緊張的要完成這個任務，他們的草單是這樣的：

葛存村「耕一餘一」預計單

最高消費：全村二百六十二人，需糧食三百九十三石，交公糧四十五石，鹽、布、日常用品需糧食四十石。

共需消費糧食四百七十八石。

最低收入：全村土地七百十畝，水地二百七十畝，大麥五十畝，收五十石；山藥五十畝，收十五石；小麥十畝，收五石；玉米二百七十畝，收三百二十四石；旱地四百四十畝，可收二百八十六石；稻地一百十畝（新開），可收一百十石；開荒三十畝，可收九石；新開稻地五十畝，可收五十石。

開店收入，一萬五千元，工商業收入四萬七千一百元，紡織收入（紡八百斤），三千二百元，養雞收入（二百十隻）一萬一千元，養母猪（九個一年下兩次，每次八個），收入二萬八千八百元，共計十萬五千一百元，可買玉米四十七石七斗。

總收入共計：八百九十六石七斗。

根據他們的緊張勞動程度和現有勞動成績來看，「耕一餘一」的任務完成是有充分可能的。

葛存，除了有堅強的群眾觀點，高度的勞動熱忱和組織能力外，他在農業上還有許多獨到的見解，他種地好先舖上一層糞，撒上青菜和白菜子，用耙子給成溝，溝裡平列着山葯，然後把溝踏平，這時候菜和山葯都被土埋了，菜先出來，山葯後出，拔了菜，馬上接着鋤地，耪鬆地皮，山葯秧子長大了，再鋤一次，到了種棒子的時候，就在兩個山葯壠之間點棒子，當棒子長到一寸二寸高的時候，山葯也就長熟了，刨山葯前先把秧用鐵刀劃了，把秧子運走，隔三四天再刨山葯，這三四天內可以晒晒棒子，同時在每棵棒子的根旁，可以加上一小堆糞，山葯刨完了，緊接着就鋤地，用土把棒子封起來，使它不易歪倒，當棒子長到秋分的時候，就又接上種下小麥，選樣一畝地就可收菜四百斤，收山葯一千六百斤，玉米十二斗，比平常一畝打的多多了。

葛存很重視作計劃，也善於作計劃，他的全年農業生產計劃訂的異常精確細緻，他還有接近新事物的勇氣，在他生產計劃中規定了種二畝大麥，三分棉花，這在龍華路北確實還是一個創舉，最近他正同生產委員會商討着怎樣進一步組織娃娃隊，使幾個小孩由一個老婆兒看管着，使勞動力組織得更加廣活，來保証「耕一餘一」的計劃實現。（龍華縣長趙鵬飛）

沙河兩岸的人們

——阜平灘地介紹之一——

縣抗聯農民部長李志林講　孫遜執筆

阜平沙河兩岸的灘地是邊區著名農業區之一，也是一九三九年大水災和歷次反「掃蕩」中遭敵破壞最嚴重的地區之一。阜平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，在八路軍的直接幫助下，恢復和建設灘地的鬥爭，表現了群眾的驚人的創造性和新民主主義的不可戰勝的力量。他們的生活，他們的生產組織和領導經驗，是值得我們很好研究和參考的。從今天起，本報陸續發表下面四篇通訊：（一）沙河兩岸的人們，作一歷史的介紹，（二）阜平灘地耕種方式與組織領導，（三）劉兩莊，以李勇家灘地作典型介紹，（四）草廠口的灘地教育，介紹生產中進行教育的一個範例。從這四篇通訊中是不難看到整個灘地的全貌的。——編者

二十八年一場大水，把沙河兩岸的灘地冲了個淨光。從王快的步高崖到法華的崖子簍，長七十餘里，一百七十多頃稻田，頓時變成了一條荒涼的沙灘。二十五個村莊，一萬多人口，失掉了生活的保障，怎麼辦呢？逃跑嗎？熱土難離，再說那裡給誰着現成兒的房子地呢？人們知道，要活着，就得幹下去呀！何況是在這共產黨、八路軍、新民主主義政權領導下的地區，有什麼災難會渡不過去呢？

看吧！僅僅四年的工夫，已成出了一百四十多頃，今年便將剩餘的零星灘片，要全部成修起來，沿河兩岸的阜平人民，要過着比以前還富裕的生活呢！

（一）回憶一下——幾場水患

近百年來，共發了四場大水，三場小水。第一場大水是在同治年間發的，淹死了一百多口人；光緒十八年發了第二場大水，只王快的楊樹工就死了幾十口人；到民國六年又發了第三場大水，也淹死了一百多口，接着民國十三年，十八年，二十三年連着發了三場小水，到民國二十八年這一場大水，比那年都兇，只齊沿北沙梁就冲走了五十八口人，灘地冲了個淨光，至於房子、樹木、財帛的損失，更是難以計算了。

老鄉們說：「六十年一大水，三十年一小水」，但到民國六年後，便不斷的發起水來，這原因是由於民國六年大水後，人民無法生活，都逃到六、七、八區和繁峙那裡刨坡去了，殺到了林地，一把大火燒成了灰燼，把土刨翻來，種上三年便不頂了，再殺再刨，這樣山上沒有了林木，山勢陡峭，一遇大雨，連土帶沙冲刷而下，河床淤高了，水勢橫流，造成大水災，這是主要原因，年老的人們說：「我小兒的時候，南北山上都是樹木林鄉，河灣很深，河面怪窄。」

（二）灘戶（即佃戶）整年價在窮苦貧困中生活着

沙河沿上的灘地有五分之四以上是地主的土地，主要地主有三個：一個是五台陳家莊李起五有三十多頃；一個是大喇嘛有二十多頃；一個是二喇嘛有四十多頃；其他如行唐伏流路家，靈壽陳家，都有不少的灘地，除了高阜口、法華、方太口有些自耕地外，西王林口、于樹工、李家工、白河等村，純粹是佃戶，連房子都是地主的。

舉個例子談談地主怎樣壓迫剝削他們吧！

西王林口是個純粹佃戶村，頭上頂的，腳下踩的一草一木，都是大喇嘛的，大喇嘛在那裡立着莊子，安着莊頭，由佃戶們耕種着灘地，住一間房子二百錢租，一棵花椒要四兩，一斗租子跟着二合芝蔴，還跟着多少掃帚、炊帚等，一切捐稅雜花，都由佃戶負担。這還不算，每年臘月初八，大喇嘛要進京朝見，路過王林口住宿，一來跟着的就有二三十人，在頭來好幾天，王林口便派出人到西大道上去迎駕，家裡的人便掃街淨院，裱糊門窗，盤鍋修灶，忙個不了。到來後，有的牽馬接轎，有的劈柴餵草，隨着的陪着，幹的幹，忙個四腳朝天，直至送到王京車站上火車去了為止。朝見回來，又是一樣接送。這還不算，每逢鮮果鮮桃下來後，莊頭便派佃戶挑着幾担去送禮，見了大喇嘛，雙膝下跪，兩手捧着禮物送上去。秋後，便派人來收租佃，殺猪宰羊吃個不亦樂乎，結果由佃戶分担，那個佃戶若是受不了租佃或與莊頭不合，莊頭與收租的一說，輕則罰跪重則奪佃趕了出去。

別的地主呢？一樣，「天下烏鴉一般黑」，民國六年後，都改成了上打租，十月十五日即得將下年的租佃交了，有的佃戶恐怕交不了租，種不上地，便東借西湊，交了租子，但馬上就又無法生活，便又與地主商量將錢使耗來，三分行息，有的佃戶交不了租，乾脆就寫上利錢了，這種上打租與高利貸結合起來絞殺着佃戶，是如何的苛害呀！結果無法償還，便把自己的女兒賣給人家了。青治貴無子，因無法交租，直給地主作了三年長工，才頂濟了佃錢。

地主們更用了「投標法」來抬高佃錢，縮短修灘年限，民國六年後，修灘年限縮短到六年或五年，並實行了「見稻批子」的剝削方法，本來修荒灘，在一定年限內是無租使用的，這種「見稻批子」，即是只要種上莊稼了，就得批一半去。

其他參忙送禮，超經濟的剝削更不是什麼稀罕事，佃戶們年底殺個猪，把猪頭、肘子都送給地主吃了。

夠了，這種高度的剝削與壓迫，使佃戶整年價便在飢餓貧困中，過着悲慘的生活。

（三）談談過去的修灘方式

有錢有勢的人才能修——因為只有他們才能跟得上與地主說話，地主也覺得只有他們才可靠，有錢有勢的人們，投好了東家，立上契約，安上莊子，僱了長工，便修起灘來。有的地主自己僱了領工的，覓上長短工，自己修的也有，如城廂×××，曾覓過二、三十條活。

亂修灘，沒有統一的領導與組織——你投個東家，我投個東家，誰的股子也不多，頂多沒超過十股的，有的自已有一片地，也不與人家合修，這樣人少力小，常常很好的一個灘片，十年二十年的修不出來，因為沒有組織領導，常常為了借地使渠，不知費多麼大勁，請人家吃，讓人家白使水，淘大租子等，如青沿灘過去使着三官廟的地走渠，每年要給三官廟唱台戲。

「想生氣，種灘地」——過去灘地糾紛很多，有的灘便專請一個有權有勢的人參加股子，他什麼事兒也不幹，叫作英雄股，專為的一旦與別的灘發生糾紛時，仗着他的權勢去發橫。

誰也不好生修灘——因為修灘期限很短，說不定什麼時候會被地主拿了去，所以誰也不努力修灘。

（四）在共產黨領導下，人民從苦難中翻過身來了

的確，二十八年的大水，給了人民一沉重的災難，但由於共產黨的領導，子弟兵的幫助，政府修灘政策的執行，團體的號召，凡是有勞力的都參加修灘組織了，更由於人民的艱苦奮鬥，很快的把灘修復起來，人民從苦難中翻過身來了。

人們記得很清楚，二十九年春天拉河灘時，那種困難的景象：沒有糧食吃，把一大鍋楊葉，撒上半升蕎麥麵，攪拌

（下接第三版）

依靠羣衆克服困難
陝甘寧邊區創建賀龍第一煉鐵廠
包玉珍等三同志赤手空拳完成了黨給予他們的任務

新華社延安二十一日電：曾在作戰中光榮負傷五次的共產黨員包玉珍、許興與鍾萊三同志，去年五月奉命至某地（經主管機關調查研究，知道該地有鑛苗。）建立鐵廠。這一條山溝裡，人煙稀少，食粮用具均極缺乏，他們赤手空拳地來此做開闢工作，首先就決定與當地的老百姓關係搞好，自信一切困難都能以群衆的力量克服。他們日夜地訪問老百姓，向群衆宣傳解釋他們來此的使命；這樣工作了半個多月，群衆完全懂得了他們創建鐵廠的意義，於是紛紛自動送粮，借用工具，並指引他們去克服 作中的第一個困難；工作中另一個重大的困難——如何煉鐵，許、鍾、包三同志是馳騁戰場上的英勇戰士，但對煉鐵却是門外漢，加之人手不够，找不到工人，於是他們回延安物色到一個鐵匠段玉厚，他們把段家兄弟三人及家屬全部搬去，由段鐵匠招請了三四十個工人，許、包等就動手建築房屋，購置風箱。至去年九月，就採用段鐵匠的方法開始採礦煉鐵。開工的第一次，燒煉了三次，不見一塊鐵的影子；接連三次，礦石在爐裡燒得赤紅，可是鐵質分解不出來。大家紛紛議論，乃改造風箱，改裝爐子，結果還是找不出一片鐵屑。一些幹部及工人都悲觀起來，甚至停止了正在招收中的工人。許、包等立刻召集會議說道：「我們是共產黨員，我們一定要完成黨給予我們的任務。向群衆學習去，困難是會克服的。」幹部和工人，在他們堅苦奮鬥精神的鼓舞下，又重新深入群衆，訪問煉鐵技術。不久，遇見一個曾經見過煉鐵的老百姓，他們興高采烈地把他請來，但他只能說出煉鐵爐一個大致的構造模樣。許、包、鍾率領幹部工人，立即依照他的說法，重建新式煉鐵爐；製成以後，仍舊煉不出鐵來。十一月，上級來了新的命令：「在十一月二十號以前，要送一批鐵到延安。」一部份人情緒立即波動起來，認為無法按時完成任務，但他們三人，仍充滿着信心，相信那位老百姓所說的煉鐵爐基本的製造是正確的。他們和一些幹部仍繼續研究那座新煉鐵爐的內部製造，重新裝置了礎心（分鐵水用的）與保爾石（抵火用的），前後經過十二次的改造，於是陸陸續續出了三百餘斤鐵。幹部和工人的煉鐵信心從此大增，大家日夜討論出鐵不多的原因，最後經驗告訴他們，礎心和保爾石的高低位置，是一切問題的癥結。又經過無數次的試驗，終於把礎心和保爾石配備恰當了，煉鐵由此成功。現在每三天一座煉爐可出鐵一千五百餘斤。自創辦至今，已出鐵四萬餘斤，質量亦日益進步中。過去一斤鑛只能出鐵四兩，現在可出六兩至七兩。許、包、鍾三同志一年來的苦幹奮鬥，不僅完成了黨給予他們的任務——建立賀龍第一煉鐵廠；而且培養出一批技術工人。現有煉鐵技工三人，倒鐵技工一人，看火技工四人。包玉珍同志自己也成了卓越的技工。

加强領導討蝗
太行邊府劉廳長親到蝗區去視察
羣衆滅蝗信心更加高漲

新華社太行二十一日電：邊區政府為加强領導五、六、七各分區打蝗運動，特派第二廳劉廳長到蝗區視察。劉廳長於日前到達林北縣五區災情最嚴重的焦家屯、小崗、申家崗、陳家營等村視察，看見遍地男女老少在統一的剿蝗總指揮下，分頭有次序的進行捕打。遠在一里地以外，就可聽到打蝗聲音，各村家家戶戶都鎖上大門，只留一個民兵帶着槍看村。劉廳長對群衆傳達邊府特撥米一百石專獎勵林北捕蝗的老鄉，希望創造出捕蝗英雄和模範家庭、小組。講完後，群衆打蝗情緒更加高了。又訊：我駐林北縣、武安、沙河各地部隊，已奉命出動，一部開入蝗區，全力刨蝗；一部開到邊沿地區，武裝保衛打蝗。群衆極為振奮，滅蝗信心更加高漲。

華中大張圩村的搶種

丁頭莊的偽軍，對大張圩村進行威脅，他想趁農忙來壓倒大張圩，但大張圩人們給他的回答是『來了就打，要我們偽化，除非蛙子上了天……。』從此，大張圩就準備以戰鬥來保衛春耕。

全村十六個勇敢堅強的民兵，編成兩個戰鬥組，其餘的人，編成兩個勞動互助隊。天一亮，一塊下地，天黑回家，老頭子送飯、送菜，女人做飯，民兵打仗……。

四月十三日和十四日，偽軍沒有來，十五張犁下地，莊子周圍的二百多畝地種好了。

十五日，要耕北邊的地了，那裡就是丁頭莊，估計偽軍一定要來擾亂，為了要快些把田耕好，又從鄰莊借來十六張犁，三個半天順利地過去了，三十一張犁在據點旁邊集體耕地，好像隊伍在出操，大家情不自禁地唱起歌子來了。

午飯後，瞭望哨報告北邊發生情況，有二十多個偽軍向南來了；民兵們在摩拳擦掌，打算打個漂亮仗來慶祝集體春耕。他們焦急地等了一個鐘頭，偽軍還是沒有來，說是給區游擊隊打回去了。這一天又平靜無事地過去了。他們一連等了三天，都等不到，倒有些不放心了。一直到四月十六日，終於打起來了。丁頭莊和鹽樓的偽軍二百多帶了兩挺輕機槍，威風凜凜地來了，他總以為這次可以嚇倒大張圩的人了，可是戰鬥組打了一排槍，就把兩個偽軍打倒了，一陣慌亂後，兩挺機槍格格地朝南打，戰鬥組利用流通溝抵抗，火力雖比不上偽軍，但我們的射擊手們是有把握的。偽軍三次衝鋒，都被打退了。堅持了一小時以後，各莊的民兵趕到了，二百多偽軍背朝着大張圩跑掉了。從十六日以後，大張圩以三十六張犁耕種七百多畝春田，不到十天就種完了。

甘泉甄士英鄉
完成播種三千畝
現正研究提前完成播種

新華社延安二十一日電：甘泉甄士英鄉，自四月二十三日開始突擊播種，迄五月六日為止，已播種棉花（全部種完）、洋芋、穀、豆等雜田三千畝，耕地佔總面積的二分之一。在這個時期裡，雖然組織了六十七犋牛、三十四個驢及一百八十一名勞動力，變工搗地、打土送糞、突擊播種，但各村生產委員會對這一工作認識不够，抓得還鬆；為了趁還提早完成播種任務，勞動英雄甄士英與胡鄉長及縣委工作團的同志，七日召開臨時會議，研究提早完成播種的問題。決定：一，繼續組織一切人力畜力，突擊播種，爭取十天內雜田播種完畢。二，動員群衆提早上地，即有牛犋的人，在黑夜雞叫一遍時，男的起身喂牛，女的起身做飯；雞叫第二遍時，要把牛喂飽、飯做好；雞叫三遍時（微明時），全村的人牛犋均上地耕種，這樣做不但使牲口不受熱，不受乏，且能多幹出活來。三，加緊督促檢查，各村生產委員會的人，每天要檢查一次播種的情形（不召集會）。當晚這一決定，就由甄士英、胡鄉長、工作團的同志傳達到各村生產委員會去。五月八、九兩日，甄士英、胡鄉長和縣委工作團的七個同志，雞叫一遍時，卽親自到各村檢查和督促群衆的喂牛、吃飯以及其他準備工作，他們逐村逐戶檢查牛槽，摸摸槽裡的草是否遍上料、水了；並在各家窗戶外邊看看，窗紙是否明亮了（即裡邊是否點了燈），婦女是否作飯了。根據這次檢查，極大多數的農戶是做到了雞叫一遍時起身，喂牛作飯，雞叫三遍時出動耕種，只有少數的人沒有作到，當卽受了批評。經過那天的檢查和督促，各村的群衆都說：「甄士英及工作團的同志，為着咱眞太辛苦了，咱們要更加努力播種才好。」

（上接第二版）

着吃，還那裡會有勁呢？幹不了多大會兒，眼裡便冒着火星子，領工的一說休息，不約而同的，便都躺倒在沙灘上，連坐着的勁都沒有，人民在飢餓中勞動着。

他們記得更清楚，邊區的子弟兵——教導團日夜幫着修灘的情形：抬大漂、搭石頭，戰士們的手上都打上了泡，肩膀上都壓成了死肉，×營長為搭石頭脊梁上打出了血。從三月初六直到四月初九，自王快到法華，幫着老鄉們完成了四十八條大渠，十幾道大石壩，八、九道大沙堤，他們看見老鄉們生活困難，每天還節約一些小米給老鄉們吃，現在沙河沿上的老鄉們，一提起教導團來，好像恩人一樣，說：「沒有教導團，光咱們三十年也修不起來！」「一端起碗來，就想起教導團來了，教導團再到了咱們這裡，非把他們拉到家裡吃碗子大米飯不行」。

他們也記得，抗日政府和團體，為了幫助他們修灘，日夜焦慮，從唐縣、平山募集了棗子、雜粮、菜蔬等賑濟他們，政府拿出八、九萬的款子貸給他們，團體不分晝夜的從河南跑到河北，從西跑到東，組織他們，領導他們把灘修了起來。一個灘員說：『假若沒有政府和團體給咱們想辦法，救濟咱們，不知有多少人逃到山西去了呢。』

是的，現在沙河上的灘地大部都修復了，七十多里的河沿上，又開始噴射着撲鼻的稻香，人們不但掙脫了生活上的飢餓，而且掙脫着封建壓迫剝削，絕大部份的人都參加了修灘組織，在灘委會的統一領導下，集體勞動着，集體耕種，集體收割，按股入工，按股分粮，他們好像一個大家庭一樣愉快的集體耕作着，他們不但養成了集體勞動的習慣，而且養成了集體學習的習慣，在歇歇兒的時候，幾十個人倚在一起，聽着讀報、講反法西斯課本、講生產知識。

在大生產運動中，人們幹的更是烘火，他們自己都訂出了灘地公約和紀律，製定了獎懲辦法，作出了全年的生產計劃，有的灘（如高阜口）更明確的提出今年要比去年節省多少工，增加多少石粮食。大部份的灘更接受了新的科學生產知識，僅一區七個灘的統計，大麥溫湯浸種是一四四三斤，拔黑疸，換白綫稻種，發芽試驗等，已成了群衆喜聞樂作的事情了。

沙河沿上的人民，已經從苦難中翻過身來了，草廠口的一個灘員說：『想起以前來，地無一隴，房無一間，給人家放牛，連個鞋也穿不上，現在咱也有了個灘股，娶了個老婆，過年過節的也不斷的吃個大米、白麵，八路軍不來，憑什麼會鬧成這個樣兒!?』

郿縣社教工作好
讀報、衛生都有成績

新華社延安十九日電：郿縣社教工作正在積極進行。許多勞動英雄都親身領導這一工作，移民勞動英雄陳長安的開荒班子，同時也是一個讀報小組；他們每天把識字牌帶上山，休息時就大家認字、讀報，有時還進行簡短的討論。有一次讀到棉花怎樣打卡的消息時，大家默默點頭，把它記得牢牢地，準備等棉花長大後，照着消息中所指示的去做。又有一次，當讀「人和牲口要講衛生」的文章，就談起村上的衛生問題。吳老漢說：「講衛生是好事，只是大家太忙。」陳長安立時〝反駁他，「人病了是大事」。當晚，大家把這件事告訴老婆，並決定全村打掃清潔衛生，三天，房屋、院子、廁所、牲口圈全都打掃了。這樣不僅提高了文化而且對其他工作也有不少幫助。又，郿縣民教館於五月七日開幕，當天適逢廟會，人山人海，非常熱鬧。民教館特在街頭設立「大衆黑牌」，報告生產和戰鬥的新聞。一個賣柴的山東移民聽到山東八路軍打了勝仗，就興奮地說：「咱八路軍眞是神兵」。老百姓對新四軍在華中打勝仗的消息，也極興奮。他們都說：「咱新四軍打到漢奸汪精衛的頭上去了」。又說：「鬼子和偽軍一投降就一大串，新四軍眞成」。該館內部設有讀報處，所陳列的大都是通俗讀物。當天下午，就有幾個店員，要求參加識字組。該館現正和完小及其他社教機關協商，如何在婦紡小組及店員中進行教育。

淮南區黨委
召開生產座談會
介紹了許多計工新辦法

新華社華中二十日電：淮南區黨委於本月七日，邀請來（安）六（合）、盱（眙）嘉（山）兩地主生產模範勞動互助組長及農抗負責幹部代表共三十人，舉行座談會。區黨委劉順元同志及宣傳部張部長蒞臨主持，各代表介紹了許多解決互助中困難的辦法。例如：（一）計工改以計件，不以過去的性別、年齡大小計算，如此，既公平而又能提高勞動積極性。（二）牛工以耕種面積計算，不以牛的大小計算。（三）每天劃分數階段計工，以利下雨天算工資。（四）記工以竹籤計數，可免不識字的困難。座談會由劉順元同志作總結，他說，根據現有經驗，欲求互助得長久，需要六個條件，即：人對、小組長對、公平、民主、隨時解決問題、勞動紀律。他號召各互助組長回去以後加油，爭取模範互助組的稱號。淮南路東將以（一）省工多；（二）公私兼顧；（三）學習好三個條件作為選取模範互助組的標準。各組長聽了他的總結，異常興奮。來六老生產模範陳明山不斷點頭同意。他說：『劉主任的話句句對，共產黨新四軍沒一處不是為我們想』。散會後，區黨委又招待各組長聚餐，新四軍雜師政治部並在駐地舉行電影晚會，表示歡迎。

意境德軍被迫後退
全綫正展開爭奪中
傳美軍前鋒已進入羅馬省境

新華社那不勒斯二十一日電：意境盟軍總部宣佈：盟軍已突破希特勒防綫，德軍被迫退守比科至特拉西納的一段，第八軍刻正進行對該綫全綫的爭奪戰；敵軍準備數月的防綫，已於二十四小時內崩潰。又、美軍已佔領加厄大，其前鋒傳已進入羅馬省境。

斯塔尼斯拉佛東南
紅軍打退德寇進攻

新華社莫斯科二十一日電：塔斯社軍事觀察家安德列夫撰文稱：過去一週，蘇德戰綫上無重要變化。烏克蘭方面斯塔尼斯拉佛東南，有局部重要性戰鬥，蘇軍擊退敵人的進攻，並於十七日在某陣綫上佔領敵戰壕，俘敵若干。在摩爾達維亞的提拉斯波爾西北，敵人企圖消滅蘇軍在聶斯德河西岸所佔據的橋頭堡壘，在激戰中，蘇軍擊退由大量飛機支持的敵步兵與坦克的一切進攻，但毫無成就。在過去一週中，蘇遠程飛機日益活躍，從挪威北部克爾尼斯海港、芬蘭灣各港以至羅馬尼亞沿岸區的廣闊前綫上，大隊蘇機出動轟炸。波羅的海共和國、白俄羅斯和西烏克蘭各地的鐵路聯接點，蘇機轟炸更加猛烈，阻礙敵人集結隊伍及破壞其供應聯絡。

英領總理會議閉幕

新華社延安二十一日電：倫敦訊，聯合王國總理會議，已於十六日閉幕。發表宣言稱：「我們已研究英帝國及各自治領在與我盟邦協同一致反對德、日敵人中所應負的責任，衷心同意放在我們面前的計劃。在外交政策方面，一致決定繼續與各盟國一起盡一切努力，俾在戰時實助海陸空軍作戰，在戰後保持和平；並主張於戰事結束後，一切現在被敵人蹂躪的國家，有決定其未來民主政府形式的自由，同時應成立世界組織，以維持和平與安全。」

美三個艦隊的飛機
聯合轟炸爪哇泗水
日寇艦船飛機受到重創

新華社延安二十一日電：西南太平洋盟軍總部二十日發表特別公報稱：東南亞、西南太平洋與太平洋美艦隊三盟軍總部的轟炸機約百架，十七日黎明及日間，襲擊爪哇泗水，參加出擊者有美、英、澳、法、荷飛行員。盟機猛炸敵航輪、海軍設備、煉油廠及機場。日輪中彈的有十艘，共三萬五千噸，一艘爆炸，其餘可能沉沒；日機十九架被毀，船塢兩所受重創，盟機僅損失三架。據悉，此次轟炸泗水，是盟軍北進及完全協調合作對敵進行猛襲的開始。

美副總統動身來華
福斯特繼任美海長

新華社華盛頓二十一日電：美副總統華萊士昨日已動身來華訪問。又、美海次福斯特十九日奉命繼諾克斯就任海長職。

中美軍聯合進攻
密芝那守備敵
已被切成幾段

新華社延安二十一日電：渝訊，密芝那城的攻防，似為數小時問題。盟軍自三方面向該城進攻，守備敵兵，已被切為數段。我軍另一部則攻佔密芝那附近數村落。史迪威將軍，已乘機抵密芝那機場，視察中美軍隊。

留意南國俘虜回國
參加解放軍作戰

新華社日內瓦二十一日電：南斯拉夫訊，在意大利未投降以前，即被關於庇星扎附近意軍集中營的大批南斯拉夫官兵，現已到達南國解放區。他們報導許多事實，證明米海洛維赤的契特尼克與德國佔領者進行實際的合作。他們帶來的文件，證明在若干時候以前，米海洛維赤便與意軍集中營負責人聶棠果尼的代表們有聯系。米海洛維赤的代理人由於這些人的幫助，企圖將被扣在意軍集中營的南斯拉夫官兵，招募到米海洛維赤的部隊中去和民族解放軍作戰。到達解放區的南國官兵，已參加解放軍作戰。

魯中區武委會
公佈全區民兵參加討吳戰役的公報

新華社魯中二十一日電：魯中區武委會頃公佈全區民兵參加討吳戰役的公報。全文如下：

魯中區民兵第一期整訓後開競賽大會結束後，全區民兵即迅速開到前綫，參加討吳戰役，在軍區統一指揮和主力兵團的率領下，勝利完成任務，造成魯中民兵首次集體參戰的光榮紀錄。此次參加民兵人數，佔全魯中民兵總數百分之二十強，組織尚未開始號召，民兵就自動要求參戰的佔全區總數百分之五．五。自動員令下來後，一百五十里路以內的民兵，三十六小時集中完畢。最遠的經過七個縣，最近的經過一縣，往返一千多里，情緒始終高漲。除第一階段減員僅佔參戰總人數百分之三．六（內犧牲一人）外，第二階段完全無減員；樹立戰功的博萊縣張黃區南岩民兵，攻克牛牌山和李家寨兩據點，展開了討吳戰役『序幕』。

在整個戰役期間，泰山區參戰民兵，破壞敵偽據點五十六個，拆砲樓二百四十五個，活捉偽旅參謀長黃維藩以下五十七人，繳獲長短槍五十一支，破壞泰安到萊蕪和泰安到上港的公路一百多里，橋樑六座，割電綫一千多斤，拔電桿五百根；而其中僅益都一縣，民兵就打下毛頭崮、雙頂崮兩偽據點，拆砲樓一百一十五個；沂蒙區參戰民兵在戰役第一階段，把大泉莊到石碑一綫的圍牆、山寨、碉堡、砲樓等一切障礙在四小時內完全拆除，並維持當地社會秩序，掩護運輸，押送俘虜。其中邊聯縣民兵中隊，拆除了緊靠敵人的趙莊圍牆，並突出敵人的包圍，完成資財運輸任務。第二階段，他們更隨主力之後，在敵人射擊綫以內，拆除砲樓、圍墻，二十小時內，把儒林集周圍十里所有砲樓、圍墻全部破壞，一部並參加截擊突圍偽軍的任務。攻擊吳逆總部時，他們又隨前方指揮部担任勤務，連續行軍完成任務，繳獲長槍十多支。沂山區參戰民兵，第一階段完成拆破任務，連續行軍沒有休息。又執行往返三百里遠距離的運輸任務。第二階段，四中隊第一次靠近火綫，拆破悅莊圍墻、砲樓。在敵人退出後，拆毀學莊敵人工事，並逐次担任監視和阻擊敵人，增援黃莊，控制高家莊敵偽據點的任務，堅持一天一夜；冒雨繼續參加黃莊戰鬥，獲長短槍三十一支，糧四石，手砲兩門。泰南區自衛團，曾配合主力，完成破襲任務。

沒有直接參加作戰的後方民兵，也積極以各種活動配合。這一戰役，最出色的是淄川的民兵英雄們，到處埋地雷，遲滯敵人增援吳逆的行動。二十一日，民兵埋地雷響了六個，炸死鬼子四個，傷十個，炸死漢奸二個，傷三個。民兵英雄劉俊林、李文福等為了打擊增援敵人，不幸被敵人包圍，當時他們五相約定：『人在槍在，不當俘虜。』直到打完了最後一顆子彈，劉俊林抱着槍跳崖光榮的犧牲了。李文福將一顆炸彈打出去，乘機突圍。此外，未出務的民兵和群衆，都紛紛發動為參戰的民兵代耕、播種。在此次戰役中，全魯中區民兵都鍛鍊了作戰技術，提高了政治素質，學會了和主力配合作戰的本領。

冀中通訊

恐慌、苦悶、逃亡
——被敵「改編」的偽軍形形色色

張超

（一）「誰替我當『司令』我向誰叫親爹！」

敵寇解決了冀中十分區黃、李、王、唐部偽軍後，又強行改編某部偽軍，對偽軍司令說：「不來編，你的沒頭的有。」

偽軍「司令」馬上給各偽中隊打電話：「快把隊伍帶來，有要緊的事情。」各中隊知道敵人要「改編」他們，都回答：「我們這裡也有事，不能去。」

偽軍「司令」急了，罵起來：「你們不聽我的命令嗎？」

電話裡很坦白的回答：「這是什麼時候，還聽命令，鬼子解決了我們怎麼辦？」

偽軍「司令」吸了幾枝香煙，沉思了好久，最後才硬着頭皮去見鬼子。鬼子見他沒有調來隊伍，馬上翻臉：「不行的！不行的！」第二天拂曉便包圍各偽軍據點，但是他們看不到一個偽軍，因為偽軍都藏了，後來鬼子派人接洽，進行欺騙、懷柔才又拉回來。

對這個事情，鬼子很生氣，瞪着眼對偽軍司令說：「你的不行，兵的心大大的壞了的，你死了死了的有。」但是，敵人怕偽軍譁變，不敢殺他，又放他回去。

他見到自己的部下後，非常感慨的說：「媽的，當這個『司令』真難哪！」

「怎麼辦呢？」有人這樣問他。

他皺着眉頭說：「唉！誰替我當『司令』，我向誰叫親爹！」

（二）「我們演習去了。」

晚上，『鐵桿』漢奸×參謀長，向他的部下訴苦說：「唉！媽拉屁，我真難受，親日這麼多年了，落了個『鐵桿』漢奸，這會鬼子抑說我：『寫字寫的不行，打仗打的不行，你的太君的沒有。』鬼子的心真他媽的狠毒哪！我這勢力就白整了嗎？」

剛說完，鬼子來電話叫他去開會。

「沒好事，我不去，叫某參謀去吧。」

「某參謀回家去了。」

「快找他回來，說日本找他有事。」

某參謀來了，說：「報告參謀長，我帶那支六輪子去，看事不好就鬧啦！」

「那可不行，這麼着咱們的部隊就全完了。」

某參謀沒講話就走了，×參謀長馬上給各偽中隊打電話，但是打不通了。

「壞了，電話不通了。」整個偽司令部被這可怖的消息攪亂了，隊伍馬上拉出去，直到天明才回來。

「你們這裡出去什麼的幹活？」第二天鬼子問偽×參謀長。

他臉漲紅了，但很快扮了笑臉說：「我們演習去了。」

（三）「那兒去？」

天黑了，老鄉們正吃晚飯。霸縣、岔河、岔河集三十多個偽軍，從鬼子包圍圈中逃出來，他們在××村邊的荒墳裡，停止了急促的腳步，湊在一塊蹲下了。

「弟兄們！坐下吧！這算脫險啦！」領隊的一個偽軍說。

「可是咱們上那兒去呢？」

「當然是找八路軍嘍！」

「八路！咱們那個有聯絡？」聲很粗。

「老梁在這兒可就行了！」

「這當兒想着老梁啦！殺他的時候，我總說留下他，大家麼連個屁也不放！」聲很粗。

「唉！我總說，老梁有聯絡，把他殺了省得壞咱們的事，那知道我想的錯了！」

領頭的偽軍說完，靜寂下來，夜風掃過，更增添了他們對鬼子的仇和恨。

「到底鬼子和中國人是兩條心，他媽的有了兒子餓死也不叫他當白類（即偽軍）。」一聲文安腔划破了沉靜。

「真的，猪八戒照鏡子，裡外不像人。」

那邊來了一個黑影，抓住了是一個老頭子。

「老鄉，知道那兒有八路？」十六個偽軍團着他。

「我……不知道。」老頭子慌張急促的說。

「老鄉！我們是×部的，被鬼子解決了，找八路投降」。

「是是……聽說……唔，不，我不知道，沒有——我種五畝地，兒子病着呢。」

「他媽的，這又不是向你要錢，擠他。」

「老王幹麼着急。」領隊的偽軍又說：「老鄉，我八路軍投降是真的。」

「我是……不知道——」由於過去血的經驗，老頭始終不敢信鬼子和「白類」的話。

「我看問他也沒用，還是找老梁吧！」

「對！」

「對！」

三十多個黑影動起來，在南面大道上消失了，但隱約的還聽見他們說：

「以前不懲老百姓，這陣多抓瞎。」

「平時不燒香，臨時抱佛腳，佛不應。」